

扶海琴韵之三

且理丝桐温旧曲 独敲檀板任高歌 (上)

——掘港场主簿陈荻舟与《邻鹤斋琴谱》

□ 吴剑坤

县主簿，掌一县之簿书，凡户籍之版、出纳之总、符檄之委、狱讼之成，皆佐县令总而治之，其秩为正九品。因掘港离如皋县城较远，“清顺治四年（一六四七年），掘港场增设主簿（亦称分县），李如琳任主簿，后即裁缺，署废。”（《掘港镇志》1981）清雍正九年（一七三一年），“两江总督尹继善疏言……如皋县东沿海一带港口繁多，县令鞭长莫及，请添设主簿一员，驻掘港场，均严如所请，从之。”掘港人习称驻掘港的“如皋县主簿”为“掘港场主簿”，与掘港营都司、掘港场盐课大使并称“三堂官”。清代，主簿署设在掘港西街三义阁东。

见于文字记载的掘港场主簿共60多位，包括署理、回任者，目前仅知其中善琴者为陈幼慈，道光《如皋县续志·卷四·秩官志·主簿》：“道光五年：陈幼慈，顺天宛平县人，议叙，升补”。沈起炜、徐光烈《中国历代职官词典》：“议叙，清代，吏部考核官吏后，对成绩优良者加级或纪录，以示奖励，称议叙……又由保举而任用的官员亦称议叙，如议叙知县等。”此指保举任用。道光五年为1825年，其时陈幼慈年已56岁。

陈幼慈（1770—？），字继龙，又字小鹤、慕堂，号荻舟，越中著名诗人陈法乾（芝图）幼子。浙江诸暨枫桥人，寄籍顺天宛平（按，此即为《掘港镇志》称其为“顺天宛平人”之因）。出身于寒儒之家，五岁失怙，“少工琴棋”。尝南游瓯粤；北上沈阳，依附其师盛京礼部侍郎诚安而“就馆沈阳”，为书史小吏。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由“议叙”“补”江苏海州高桥司巡检。道光五年（1825）四月“履如皋主簿任”，同年九月落职。有《邻鹤斋诗稿》《邻鹤斋琴谱》存世。

《邻鹤斋诗稿》中的嶧山印记

《邻鹤斋诗稿》卷首的《自序》署名为“道光十年岁次庚寅桂月上浣七日诸暨陈幼慈荻舟书于津门客舍。”成编于离开掘港五年后的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。现存《邻鹤斋诗稿》稿本四册。题“荻舟陈幼慈慕堂未定稿”。前除有作者自叙，还有宋体淳、潘景毅；范今雨，田伯威、朱庆元、许崇、黄爵滋、郭松年、张铺、何垣、许宜昌、许福昌题识。书稿未刊，见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。从陈幼慈《邻鹤斋诗稿》中的诗题《余拙稿呈教蒙管镜蓉先生赐序并端，谬加奖饰；乃弟湘枝先生在掘港已初步成编，掘港名士管镜蓉、管湘枝兄弟分别为《邻鹤斋诗稿》作序、题词，可是从现存的稿本中并未发现这些，可能在从掘港到津门途中被丢失。

陈幼慈曾拜诚安（敬躬夫子）为师，诚安在盛京（清朝陪都，今辽宁沈阳）做礼部侍郎时，陈幼慈投奔北上，在诚安身边做了一个书史小吏。陈幼慈在《邻鹤斋诗稿》卷首《自叙》中说明了“邻鹤斋”书斋名的由来：“邻鹤斋者，余就馆沈阳之居室也。余师敬躬夫子晋秩咨台，余囊笔相依五载。初至之次春，有饷师双鹤者，纳之沈地。天寒宿鹤非温室不可，故与余为比邻焉，遂颜其书斋曰‘邻鹤’。敬躬夫子见而喜之。或以为人不可与鸟共居，宜迁鹤他所为善。余思鹤之为鸟也，修颈高距，丹顶霜毛，其行也舒，其立也挺，其舞也以偶，其鸣也以时。非海上仙禽，岛

中神鸟，安能备此全美？岂寻常羽族之可拟哉！一旦被人罗致，使其局促于斗室之中，阻其舒展九皋之志，束其奋击千里之才，既不能翔舞于方台，又不得优游于圆峤。况调鹤者未必因时以何，爱鹤者未必增益其粮，鹤亦何乐而邻于人哉！而人之获邻与鹤，岂不希欤？”于是，迁鹤之议而斋仍以‘邻鹤’名。故叙。”陈幼慈说鹤“其行也舒，其立也挺，其舞也以偶，其鸣也以时”，正是他自己人品的写照，说鹤“舒展九皋之志，奋击千里之才”恰是他自己人生的概括。从朱彭寿《清代大学士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全录·都察院》所载：“诚安，满洲人。任通政副使。嘉庆十五年授太常寺卿迁左副都御史，十八年改盛京礼部侍郎。二十一年复任左副都御史，改工部侍郎。”可以知道，“邻鹤斋”当取名于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至二十一年（1816）之间。距今已有210余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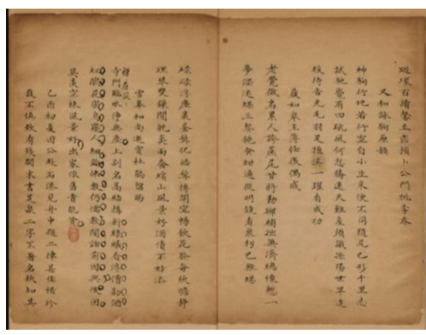
《邻鹤斋诗稿》辑诗计一百八十四首，五言排律五十首。其诗《五十初度》云：

太息韶光似水流，霎然五十到今秋，自知蒲柳终当弃，谁谓桑榆晚可收。华发尽随衰草变，朱颜不共好春留，浮云过眼经如许，一任无闻也便休。

年来百计觅生涯，寡见真成井底蛙，蜗灶徒烟每断，瓶瓢少赏酒难赊。倦行盘曲千程路，幸免沟渎八口家，一饭昔人思冥报，斯言今日信无差。

此诗作于到掘港出任如皋主簿之前五年，可见当时作者生活状况颇窘。

《邻鹤斋诗稿》的宋体淳跋云：“丁亥夏，予于李香雨座次见戴山陈荻舟丈，白发数茎，飘飘有仙气，竟日不苟言笑，心识为非常人。款接之，知向以薄宦游江南，不偶于俗。见履来京师，困顿衣食泊如也，益相重。越日赠以诗，而荻舟耳余诗名，遂出所著诗属定。大都傲岸，自喜不工，为恬密蕴藉一派。古云言者心之声，又云诗言志。读荻舟诗，可见荻舟之情性矣。因点次其尤雅者十之五归之。元和宋体淳”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潘景毅跋云：“景与荻舟别廿余稔矣，辛卯口旋里葬亲，遇于软红旅舍，相逢皆老。谭次示以诗集，捧读一遍，内有见怀之什，拳拳旧雨，历久弥真。意昔春明联艺，意致雄豪，今各雪满头。天涯沦落，一往深情，不堪回首，思之默然，恍然。韵泉愚弟潘景拜题”。从二跋中可窥《邻鹤斋诗稿》作者“竟日不苟言笑，心识为非常人”的心声性情。陈荻舟“履如皋主簿任”不满半年，即遭降级落职而去，可能与其“不偶于俗”有关。



《邻鹤斋诗稿》书影

《邻鹤斋诗稿》辑有题为《履如皋主簿任后偶成》一诗：

老觉微名累，人夸蔗尾甘。将勤聊补拙，无济总怀慙。一梦深迷蝶，三餐饱食蚶。适从明镜看，衰朽已难堪。

碌碌浮尘里，苍髯化皓髭。樽间宜畅饮，花发每欣瞻。静理琴双锁，闲犹奕两奩。嶧山风景好，酒债不妨添。

从诗中可以看出，陈幼慈在主簿任上的闲暇时光，琴棋诗酒，自得其乐；“蚶”仅是鱼虾蟹贝的代名词，“三餐饱食”皋东海鲜，当令他此生难忘。

在掘港主簿任上虽然不满半年，但是他和管氏兄弟结下深厚友谊。

掘港名门望族管氏系元代武进迁来。始迁祖管重和为进士，管氏世代人才辈出。第十四世管涛为掘港“嶧山三家”之一。管涛之族兄管升，字允猷，号楚堂，国子监生，亦工诗，著有《爱静斋诗集》四卷，《嶧山诗钞》采其诗17首。管升的三个儿子管（粤楼）、管宣（镜蓉）、管兆麟（湘枝）颇富文才，管氏三兄弟虽然在八股文方面一直不能出人头地，未能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，但是在诗词方面却颇有成就。管（粤楼）、管宣（镜蓉）、管兆麟（湘枝）俱工诗词，《嶧山诗钞》分别采其诗48、37、39首。清如皋著名女词人熊琏（澹仙）在《澹仙诗话》中写道：管升之子“管粤楼”与弟镜蓉、湘枝兆麟俱有声艺苑，徐湘浦司马目为“管氏三凤”。“管氏三凤”的诗词由其侄辈管慎安（静庵）、管丞（瘦庄）辑为《棠华书屋诗集》《诗余》二册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刻本。《棠华书屋诗集》目次为：卷一，收管（粤楼）诗284首；卷二，收管宣（镜蓉）诗214首；卷三，收管兆麟（湘枝）诗225首。因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《棠华书屋诗集》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刻本，难以得见，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与陈幼慈的唱和诗；由于《全清词（嘉道卷）》收录了《棠华书屋诗余》的词语，但笔者查阅，目前尚无发现。

虽然如此，《邻鹤斋诗稿》中却有二首与管宣（镜蓉）、管兆麟（湘枝）有关。

管宣（1764—1841），字嘉时，又馨堂、镜蓉，候选布经历，附贡生；管兆麟（1766—1844），字颖新，亦字湘枝，候选府同知，监生。虽然二人约年长陈幼慈五岁左右，但是对陈幼慈都十分敬重，对其文才赞赏有加。

陈幼慈在离开掘港买舟前往金陵之时，“管镜蓉湘枝贤昆季两先生”馈赠了不少礼物，依依惜别之际，吟有题为《管镜蓉湘枝贤昆季两先生，嶧山宿学，著作等身。见余和中家自寿诗，颇蒙许可，遂以原韵见贻，褒词溢纸，揣分奚当，惟诵之余，仍叠前韵呈教》一诗：

朗诵佳章几遍过，光阴便觉不蹉跎。蟠珠雅惠知君也，燕石轻投愧我何。酒满可洗胸次郁，袈裟莫掩镜中蟠。识荆深喜簪初盍，共订诗盟好梦哦。

留宴何必定华筵，最好花前与月前。光溢霞笺书可法，辉联棘藟集堪传。千篇诗赋清流水，一局棋敲午倦天。

满院名葩开正艳，系春不用柳丝牵。

偶向无边宦海游，幸逢知己说从头。自宜择地当诗社，舟载官箴吏不知。缺刃铅刀纔一试，上弦高箭忽轻离。黄梁未熟谁惊枕，屈指名扬几许时。

宦途自古有风波，芥子微名值几何？且理丝桐温旧曲，独敲檀板任高歌。卜居屡效乌投树，饱腹休贪鼠饮河。深感诸君青白眼，令人难答友恩多。

作者对于“管镜蓉湘枝贤昆季两先生”的深情厚谊的感激之情，溢于字里行间。从“且理丝桐温旧曲”句，可以知道他在掘港亦不时鼓琴。

后来，作者对此诗作了一些小修改，“赠礼都从分外加”改为“惠礼都从分外加”，“此去倘如诸友愿”改为“此去倘如知己愿”。

《邻鹤斋诗稿》始编于掘港，管镜蓉为之作序、管湘枝则题词。他在“因公舟次石港”途中，成七律四首，寄予管氏兄弟。

诗题为《余拙稿呈教蒙管镜蓉先生赐序并端，谬加奖饰；乃弟湘枝先生又惠四律，曲里微表贤昆玉雅意殷然，将何以报，因公舟次石港，复成四律寄奇。仍用湘枝原韵》。现将全诗移录如下：

浅学荒芜愧小知，衰慵久未合时宜。爱诗访能吟吟友，竟醉常抛挂杖资。恐负光阴师运甕，拟裁花竹效编篱。只缘燕石难雕琢，不敢人前便衒奇。

更无良术破愁颜，满纸危言本可删。酒醒此间仍客旅，梦回何处是家山。琴樽席上留难住，鸿雁天边去不还。感慨昔今都似昨，关河历尽一生艰。

眼底风光到处新，朱颜改画镜中春。栖迟海角曾知味，环绕天涯转味津。一局忽忽敲旅夜，三杯往往负良辰。感君曲体闲吟意，自笑皇天愧对人。

谬许吴豪恐未然，偶将心绪托云笺。卑官似我终靡禄，高谊如君肯进贤。力弱岂能担重载，才疏那敢咏长篇。何期青眼垂垂盼，不惜沾春价十千。

陈幼慈在掘港结识一位方外交，就是掘港西方寺僧雪峰。西方寺由从善上人建于明朝末年，历来名僧辈出。雪峰上人与著名画家吴叔元有雅，吴叔元题赠予雪峰上人的作品曾亮相于拍卖会。

《邻鹤斋诗稿》中辑有陈幼慈的《雪峰和尚邀赏杜鹃留韵》一诗：

寺门临水净无尘，上刹名高结构新。绿蚁香浮僧劝酒，红鹃花密鸟窥人。细论佛教仍儒教，闲话前因与后因。莫羡空林风景好，出家依旧贵能贫。

后来作者将“寺门临水净无尘”改为“禅房寂寂净无尘”。

陈幼慈与时任余东场大使的汪之选（月樵）亦有交往，在《邻鹤斋诗稿》中辑有《读汪月樵先生小诗彙诗集》一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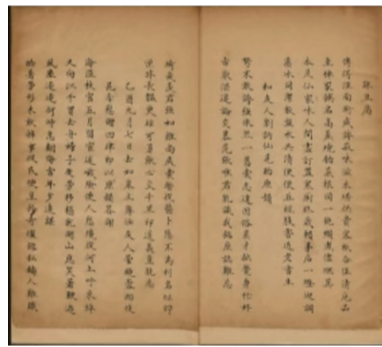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邻鹤斋诗稿》中有一首诗题为《乙酉初夏，因公赴石港，舟中题二律，甚佳。惜珍护不慎，致有残阙，未书“芝泉”二字，不署名款，知其为怀才未试而遨游

四海者。遂依韵和之，以广其意”，这里的“芝泉”事实上为金陵诗人凌霄，字芝泉，清嘉庆年间多次来掘港，在皋东的丰利、双甸、栟茶和通州的石港、如皋的白蒲都留有行踪。由于陈幼慈刚到掘港履职没有多长时间，再加上在船上没有知情者可以释疑，而误认为“不署名款”，其实“芝泉”即为其所署名款。

尽管日子过得囊中羞涩，但陈幼慈生性豪迈，他安贫乐道，不汲汲于利名。从陈幼慈在皋东留下来的“静理琴双锁”、“且理琴书消晚岁”、“其理丝桐温旧曲”等诗句中，可以看出，在掘港主簿任上的闲暇时光，与僧俗人士的交往是愉快的，说不定还在雅集时操篋，弹上一曲。然而微吏薄俸，对于陈幼慈来说，生活甚为拮据窘迫，常常陷入借钱沽酒的困境。他在离开掘港前，为筹集路费，甚至连“朝夕相依”的心爱之物——一架古琴也舍不得不转手他人，变成几串青蚧，实在是无奈之举。他在离开掘港前吟有一首《琴琴》：

朝夕相依物，何堪一旦售。锦囊随尔去，玉轸不余留。时调宜常奏，希音且慢投。恐招主人怒，煮鹤与君谋。

尽管如此，囊中还是有限，离开掘港时，他靠朋友们馈赠川资才得以“移家白下”，其中管氏兄弟当不会缺席。



《邻鹤斋诗稿》书影

“海濞枝官五月留，宦途巇险使人愁。”陈幼慈任职五个月，便遭“部议降级去如皋主簿任”，个中原因不得而知。落职时，管氏兄弟等友都多加劝慰。他在《乙酉九月七日去如皋主簿任，友人管镜蓉湘枝昆季慰赠四律，即以原韵答谢》一诗中写道：

海濞枝官五月留，宦途巇险使人愁。纔从河上呼来棹，又向江干买去舟。妇子徒劳移榻榻，湖山应笑著鞭游。风尘俗俗何时歇，翻悔当年少远谋。

酷暑劳形未敢辞，事从民便岂矜奇。炉鎔私铸人难识，舟载官箴吏不知。缺刃铅刀纔一试，上弦高箭忽轻离。黄梁未熟谁惊枕。屈指名扬几许时。

宦途自古有风波，芥子微名值几何？且理丝桐温旧曲，独敲檀板任高歌。卜居屡效乌投树，饱腹休贪鼠饮河。深感诸君青白眼，令人难答友恩多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守规则 知礼仪 讲诚信 重责任